

寶覺成就讀書夢——蕭珍彩校董

前言

蕭珍彩校董於1954年入讀寶覺小學，至1965年中學畢業。畢業超過半世紀，回望寶覺的青蔥歲月，蕭校董直言難以忘懷。蕭校董滿懷感恩，多年來一直關心學校的發展，自2004年開始出任寶覺中學校友校董，回饋母校。2021年，正值母校九十周年校慶，蕭校董應邀到寶覺中學校史室，再度與學校師生分享在寶覺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
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」讀書是父母對蕭校董的期望，她自幼也心懷讀書夢。蕭校董家境並不富有，是家中的長女，有弟妹多人，要入學讀書並不容易。她自幼已十分羨慕途經家門上學的學生，希望也能夠上學讀書。寶覺學校正是她夢想啟航的起點，蕭校董清楚記得當年到學校面試的情景。

「面試當日，母親陪伴我來到寶覺學校。第一眼看見如同宮殿般的學校，既宏偉又漂亮，我不禁連聲讚嘆。禮堂坐滿了學生和家長，負責面試的有潘慧凝老師、潘慧文老師和潘姑娘(潘慧好老師)。老師先問我們的姓名，了解我們的對答能力，然後就叫我們寫自己的名字，考核寫字能力。那時我的心情緊張，十分渴望能夠考進寶覺，因為學校既免學費，又全日制上課，還可滿足我搭車上學的願望。幸運地，寶覺學校取錄了我！」

當年社會重男輕女，女性要讀書可說是荊棘滿途，時常面對「夭折」的遭遇。蕭校董感恩學校對學生無微不至的照顧。學校為讓學生完成學業，做了許許多多的「紓困」方法。

「當時寶覺是一所免收學費的學校，只收取學生每月兩元堂費。直至我升上三年級，堂費才加至四元。對比同期官立學校半日制收取五元學費，私立學校收取十多元學費，寶覺收費實是便宜。雖然當時中學部每月收取十元堂費，但仍然有學生無法負擔。學校會向個別有需要的學生提供協助，如免堂費、送書簿等。」

「記得我讀五年級期間，同班有好幾個同學沒有上學。經老師了解，才知道同學是因為家庭經濟問題退學，她們都到剛開幕的銅鑼灣大九百貨公司工作了。當時每遇學生退學，老師都會家訪了解原因，盡力協助，這種情況十分普遍。我讀中二的時候，又有一位同學退學，原因是要照顧剛出生的弟弟。女孩要讀書真不容易！眼見同學中途輟學，我感到十分可惜，更珍惜得來不易的讀書機會。」

「1963年，中學學制由初、高中各三年的六年制，改為五年制。學校原有兩班中三升高一，會與前一屆學生一同畢業，但教育局只允許學校同一年度兩班學生畢業，於是兩班新高一只好合併為一班。由於人數眾多，學校只好安排成績中游的學生轉校。但私校學費昂貴，為了不讓學生失學，寶覺就資助學費差額，讓轉校同學維持每月繳交十元堂費，直至畢業。這樣『慷慨』的安排，讓我們深深體會學校的慈悲和博愛。」

回應珍貴學習機會的最佳方法，蕭校董認為莫過於「勤奮自律」和「珍惜光陰」了。

「當時寶覺是一所職業學校，科目比其他學校多，溫習的內容與平日的功課也相應較多。當年我會善用每一刻空餘時間，例如：利用放學後做家務的零碎時間背誦；吃早餐及上學路上重溫晚上背誦的內容；碰上默書測驗，我會提早出門，相約同學到途經的黃泥涌道附近的墳場溫習背誦。另外，中文功課要以毛筆完成，需時較長，通常由晚飯後一直做到十點、十一點。記得有一次因為尚未完成中文作文，我要早上五點起來，借街燈照明來完成。除了主要學科，還有術科功課，例如編織毛衣、打字等，我們通常在周末趕工。最初學校不允許學生在學校做功課，到中學時才比較寬鬆，可以午後回校做功課。」

「寶覺的其中一個功課特色是每日必須寫毛筆書法，由初時寫字帖，五年級開始臨摹，中學就在九宮格紙寫大字或小字。經過多年訓練，我的毛筆字水平不弱，現在做義工時寫的作品也有不少人讚賞。所謂『字無百日功』，必須勤力練習才能提升水平。」

悠悠的十一年校園生活，充實快樂，點滴回憶，讓蕭校董不時回首。

「我認為學校舉辦課外活動的目的是啟發學生潛能，多姿多彩的活動，才能讓學生有愉快的校園生活。每天上課前，學校會准許同學到體育室借用如繩子、籃球等器材等，讓我們自由活動。我最愛跳繩，所以都會排隊借用器材，更渴望學校能夠舉辦跳繩比賽哩！學校當年又舉辦很多不同活動，我曾參加過佛誕話劇，演出悉達多太子遊四門當中老人的角色。學校每年也有各種學科比賽，包括作文、書法、美術和演講比賽等，1964年更開始舉辦化妝表演。我每次都希望可以參加演講比賽，但老師說我的文章寫得比較好，還是鼓勵我撰寫演講文章。當時的文章多數關於佛教道理，例如因果、因緣和合等。」

「最難忘的，是我小學三年級曾參加賣物會，班主任潘慧文老師告訴我是全班賣獎券最多的學生。最開心的，是慶祝4月4日兒童節，當日學生只需上午上課，又有唱歌表演、抽獎等活動。最期待的，是每年春秋兩次的學校旅行，部分旅行需要收費五毫或一元，老師會出資幫助有困難的學生，讓我們一個都不少，齊齊去旅行。」

蕭校董曾贈送一本個人相冊給寶覺中學，從相冊可以窺見昔日寶覺學生的生活點滴，意義非凡。

「相片通常是老師拍攝的，例如五年級班主任潘慧凝老師經常會用相機幫我們拍攝。相片有時是老師送的，有時是我們向老師購買的。例如中四去大埔半春園旅行的照片，就是老師送的，畢業照片就需要自己購買，大概只需五毫一幀。至於保存方面，我完全不懂得如何保存，只是放入袋內，再放進個人物品的紙箱裏面。可惜部份照片曾因搬家遺失。這本相冊是中學會考成績優異，學校嘉獎我的禮物，讓我可以珍藏照片之用。」

從相簿的照片中，看見學生都束一頭短直髮，還有白色和藍色的校服，原來背後又是另一個慈悲的故事。

「學校為了培養同學的自理能力，對我們儀容及言行的要求十分嚴格。頭髮長度只可到耳珠，並且修齊髮尾，不可佩戴任何飾物。如忘記佩戴校章、忘帶功課及頭髮過長等，都會被記名。周會時，學生會會長會站在台上，當眾讀出同學姓名及記名次數，被讀名的同學就要從座位中站起來，所以同學大都不敢違規。我讀書時的頭髮都是由母親修剪，第一次光顧理髮店，是中學畢業以後的事。記得六年級有一位梳雙辮子的插班生，她雖然愛留長髮，但因為校規緣故，最終也要把頭髮剪短，事後只有大哭一場。」

「我們的夏季校服是一件黃色鑲邊的白長衫，冬季則是深藍色長衫。領口別著寶覺的鐵校章，十分優雅。校服由白長衫改為深藍長衫是因為1963至1964年的制水。當年每四天供水一次，每次四小時，用水非常緊張。學校有見及此，擔心白色校服多日不洗，易有污跡，羅文錦爵士夫人遂出資送給每位學生藍色布料，讓學生自行縫製兩件校服。學校及師長對我們真的嚴而有愛啊！」

「班長」是寶覺賦予蕭校董的一個身份，亦是難以忘懷的「人生標籤」。直至現在，舊同學仍習慣稱蕭校董為班長。

「我從小一開始，直至中五畢業的十一年間，一直擔任班長。班長的職務除了協助老師收簿外，還要協助收取每人兩毫的班會費。收班會費也有學問，為了不對負責收費的盧書記造成困擾，我就要確保同學交齊，避免多次繳交。另外，班長要負責管理秩序，有權記下或刪去違規同學的名字。記得當時我會講鬼故事、偵探小說等來維持轉堂秩序。那時的班長是由同學提名，而每次提名名單一定有我，我亦每次當選，到中學更是自動當選。同學認為我很適合做班長，因為我記性好，能夠快速牢記全班同學的姓名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是『熟手』班長，老師也『默許』支持。」

「其實我很希望能夠卸去班長一職，改為擔任風紀，因為風紀隊長十分威風。但在班主任的『勸喻』下，我最終沒有成為風紀，這是我校園生活的一個遺憾。」

談到讓蕭校董終身受用的，當然是寶覺的佛化教育和「慈悲博愛」校訓。當年在蕭校董心田的那顆菩提種子，早已發芽成長，變為參天大樹，在人生每個細節發揮作用。

「佛學是一門德育課程，佛陀的慈悲及智慧教人心存善念，遵守規矩，對人要真誠，且樂於幫人。心存慈悲，讓我會為不同原因而退學的同学感到難過。深信因果，令我做事會三思而行，時刻反省，避免自食苦果。佛法教人懺悔無意間犯下的錯，即使是傷害螞蟻，雖說是無心之失，都要反省，不可找藉口。認清無常，明白因緣和合是事成的關鍵，所以要放下執著，隨緣而遇，隨遇而安。」

佛化教育貫徹蕭校董的教學生涯，把從老師身教言傳學得的道理傳承下去。

「教育學院畢業後，我幸運地進入一所佛教學校教授佛學科。佛學課本上多篇課文我都未曾學過，所以我去請教愍生法師。愍生法師說：『一盲引眾盲，相牽入火坑。』讓我明白不能一知半解就去教導學生。」

「學佛先從學做人開始，我會努力成為一個追求智慧、心懷慈悲、遵守規矩和修學『慈悲喜捨』的人。『慈悲喜捨』當中的喜，是隨喜和歡喜，即是見他人得到好處，就如同自己獲得一樣，心生歡喜，真誠地為他人高興。我正是以這種歡喜心鼓勵學生做得更好。曾有一位學生很喜歡上我的佛學課，他覺得佛法很有道理，畢業後亦會找我傾談心事。有一次，他因為在酒吧申請調酒師升職落敗而心情低落。我以佛教的因果義理為他解說，讓他檢視不足，再次努力起來。」

「佛法是寶覺給我的瑰寶，讓我終身受用，自利利他啊。」

後記

雖然這是蕭校董第二次接受寶覺同學的訪問。每一道問題，她總是有條不紊的娓娓道來。在訪問過程中，蕭校董驚人的記憶力固然教人佩服，但更值得同學學習的，是她為訪問做足準備，一疊手稿背後，反映她一絲不苟的處事精神啊。蕭校董對寶覺情誼深厚，個半小時訪問後，彷彿還有許多說不完的校園故事，我們期待更好的因緣，讓蕭校董再跟我們分享她寶貴的校園時光！

訪問日期：2021年10月26日

訪問稿完成日期：2022年1月25日

訪問者：3B曹家鳴、柳芯雅

訪問稿整理：羅嘉敏老師